



類函九一



百九十七
六文學

427
91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月廿八日
悼山田一人
郎君以贖資
所購以贈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文學部六

詔書記

敕附

制誥

章奏

表

符

詔一 敕附

增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史記管仲傳曰下令如流水之有源令順民心故論平而易行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後漢書陳忠疏薦周興曰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 中說問易篇曰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

恬以告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人智博通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文心雕龍詔策篇曰淵默黼宸而響盈四表惟詔策乎又曰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詔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滂雷之威省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又曰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文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

矣 周必大宋文鑑序曰典冊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潛確類書照人之闇曰詔 王禕文訓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藹為王言渙為大號又曰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纒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萬里

詔二 敕附

增書曰舜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 文心雕龍詔策篇曰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

者誥也敕者正也 文章緣起曰詔起秦時 漢書武帝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又匡衡傳曰諸見罷珠崖詔書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 蔡邕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又曰戒書戒敕州刺史太守及二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為戒敕也世皆名此為策書失之遠矣 南史傳曰顏晃字元明

陳天嘉初累遷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 隋書傳曰李德林字公輔周武帝嘗於雲陽謂羣臣曰我常日惟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止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 唐書傳曰張昌齡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 又曰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于邵以其文推異等曰後當司詔令 又曰孫逖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為代言最而逖又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 又曰徐安貞開元中

為中書舍人集賢學士每上屬文作手詔多令安貞視
草 又曰徐浩肅宗立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
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瞻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 又
曰劉瑒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刀
遽成辭皆允切 又曰韋承慶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
令未嘗著橐 又曰李德裕字文饒善為文章其處報
機急武宗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
盡吾意 又曰杜讓能僖宗時方關東兵興書詔叢浩
讓能屬思精敏處事值機無所遺算帝倚重焉 五代
史傳曰李琪為梁太祖翰林學士征伐四方所下詔書

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 又曰張文蔚是時制度
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誥四方獨守大體 宋史傳曰劉
一止為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
辦 又曰張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
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誥命
殆無以過也 金史傳曰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
屬文最長於詔冊 又曰党懷英能屬文工篆籀章宗
曰近日制詔惟党懷英最善移刺履進曰進士擢第後
習吏事不復讀書近日始知為學矣 元史傳曰徐世
隆至元元年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朝廷大政咨

訪而後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 又曰張文謙為左丞
建立綱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
有太平之望 又曰曹元用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
而善之賜金織文綺 吾學編仁宗在東宮專志愛民
細詢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一詔下萬姓歡呼 吳
訥文章辨體序題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
謂告身也

詔三 敕附

曾德音 實意 董仲舒賢良對策曰發德音下明詔
五海太史公書萬景二紀詔皆不書上
獨文紀凡詔皆稱上曰 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皂囊** **紫囊** 漢詔紀綠練方
底用御史中丞

印通官文書不著姓詔書皂囊施檢報書綠囊 徐彥
伯送李嶠入都附廟詩曰恩級青綸賜組裝紫素懸

紫泥 墨宣 玉海晉詔書以青紙紫泥
直金鑿奉詔詩曰墨宣外渥催飛詔草

定新恩 **天綉** **雲章** 鄭情同韋舍人早朝詩曰才良
促換題掖獲草芝函屬以堯德彌文漢詞爾雅雲

紫宸 章有爛諒黼黻以何施天律惟精亦哇交之罔棄 **發**

詔下 **似六經** **參兩漢** 杜甫詩曰黃麻似六經
金鑿筆飛霜如奪錦李山甫詩曰紫泥飛

詔命為祖而 **原青筒** **詔敕** **朱鈞** **施行** 晉八王故
誥誓以兩漢詔冊

遍上出謁宗廟主者奏剋日上以青筒詔敕中書曰朕
體中不伴不堪出也 漢舊儀云詔書以朱鈞施行

增 **訓辭深厚** **號令温雅** 贊曰號令温雅有古之風
上詳詔二漢書元帝紀

烈 **明見萬里** **響盈四表** 後漢書曰光武賜璽書與
寶融當為子孫之謀勿存

輔車之勢既至河西咸驚以為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下詳上

最難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無加

沈思無加 代言為

沈思無加 蘇頌字廷

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其後李德裕著

論曰近世詔誥惟蘇頌領太平皇帝自為文章

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領太平皇帝自為文章

以得固天恒而能久坤順乾以配地是以上皇云仁本性誠

獎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真大手筆也

王達震恐 德明慚拜 唐書傳曰李德裕其處分機

裕數辭帝曰非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

何敬弘曰宜為子孫之謀勿存輔車之勢元逵等受詔

皆震恐思效已而王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輒

顧德裕道詔語以其切于事情能伐謀也下見上

體務純厚 辭皆允切 唐書傳曰元稹知制誥變詔書

見上 被旨即成 援筆無滯 唐書傳曰張九齡始張

可備顧問後天子思其言召為集賢學士會賜渤海詔

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旨即成 宋史傳

曰徐鉉太平興國初從征太原軍中詔 後司詔令

書填委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推之 喜

世掌絲綸 曰欲知世掌 杜甫和賈至舍人早朝詩

如意出 能所欲言 唐書傳曰封敖屬辭瞻敏不為奇

受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喜其如意出賜以宮

錦元史傳曰王磐草縱囚詔帝喜曰此朕所欲言而

不龍者卿為朕言之嘉 天語丁寧 帝言郁穆 脩詩

曰丁寧天語深曠蕩皇恩闊 劉筠回穎州曾學士啓

曰猥玷綸曹仍參靈職帝言郁穆殊無演暢之工王度

清彞深積 太平可待 文運其昌 上夏竦事見五

優游之幸 不尚新奇 中外易曉 如以老于為柱史承

當令易曉 宋史真宗謂宰相曰詔下當令

文學部 尚書頁 卷一百九十七

安為洛汭非也 言祖謙曰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
四六散文以深純渾厚為本四六頌下語渾全不可尚
新奇華巧而失大體

詔四

原漢汗大號見上 其出如綸 禮記緇衣篇云王言如

言以彌大也綸今 黃紙手詔 辛魏作曹肇傳明帝不

有秩畜夫所佩也 青紙詔書 王隱晉書曰楚王瑋臨刑出

詔以君輔政 尺一詔書 魏書夏侯元傳云初

詔也受此本為社稷 尺一詔書 中領軍高陽許允與

今更為罪頌亦使咽 尺一詔書 元 五條詔書 晉書

元親善先是為太尉共錄尚書事 元 五條詔書 晉書

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 元 五條詔書 晉書

云武帝泰始四年班固五條詔書於郡國 元 五條詔書 晉書

曰勤百姓三曰孤寡四曰敦本息華五曰去人事 元 五條詔書 晉書

與庾公函封 語林云開詔末云勿使洽城公信誤致與王

乃進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 與王導敬

開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出見王公 與王導敬

白晉中興書曰初顯宗幼沖見王導恒拜又帝與導手

見詔歎曰聖主 東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每見 奉

詔驚喜踊躍 曹植表云即日奉 闕不見事以此示之

釋名曰詔照也使人聞不見事則有 使自驚飭不敢廢

慢又云敕飭也使自驚飭不 語當意詳 唐書傳曰

反正御南關羣臣 許臺融跪作詔少選成詔當辭詳帝吝賞良厚 鮮

能赦詔 職事鋪敘皆有定式故易 詔則鮮有能者

參知政事粘哥幹特對曰舊人已登第 最長詔冊 見

尚為學不輟今人及第輒廢而不學 最長詔冊 見

二 榻前具草 元文類閣復至元二十三年除翰林學

文 榻前具草 元文類閣復至元二十三年除翰林學

稱善 角樓草詔 明紀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
善 角樓草詔 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
奇等 而有司徵夏稅方急帝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
帝曰 有司計國用必持不淺命官具紙筆
令士 奇等就西角樓草詔用墨詔遣使齎行

詔五

增 頌 宋夏竦廣農頌曰景德三年春正月頒農田敕於天下詔下之日鬼神稱慶太平之風旋踵可待

增 碑 宋歐陽修王文正神道碑曰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請以詔書責之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大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明宋濂侍郎曾公神道碑曰倭入寇成將

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公草詔歸其俘有中國一視同仁語上悅曰頃觀陶凱之文已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運其昌乎

增 疏 吾學編明王鏊疏乞講學曰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

增 序 明徐一夔陶尚書文集序曰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推序勲閥詔令典冊多出公手

制誥一

增 尚書曰仲虺作誥 周官大祝六辭三曰誥 劉熙

釋名曰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 史記
秦始皇本紀曰命為制令為詔 蔡邕獨斷曰制書帝
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 又曰凡制書有印使符
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惟赦令贖令召三公詣
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吳訥文章辨體
曰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諸侯王有曰制書用載制
度之文 文章緣起曰詔漢司隸從事馮衍作 又傳
論曰典誥命者以辭章典雅為先 文章辨體曰迨乎
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 又曰宋
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詞必四六以便

宣讀於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 中說賈
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
粲然可見矣 朱子曰三代訓誥誓命皆根據學問敷
陳義理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
匠之制器也 權德輿曰書命者古先哲王所以發德
音而賦百職也 潛確類書告諭令曉曰誥 真德秀
曰制誥皆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事不可深僻造議
不可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誥二

文中子曰漢之制志詔冊幾乎典誥 文心雕龍曰

魏晉詔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 王安國曰
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蘇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
時士大夫之制作 隋書傳曰李德林字公輔羽檄交
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 宋史傳曰劉一止
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
為 又曰韓駒字子蒼宣和六年遷中書舍人入謝上
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
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 唐書傳曰蘇頌加知制詔
時李又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
蘇李今朕得頌及又又何媿前人哉 又曰于邵知制

誥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 又曰許景先與齊澣王丘
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 又曰賈曾與蘇晉
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為蘇賈 又曰崔元
翰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詞深厚有典誥風 又曰
高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稿或勸盍如前
人傳制集者荅曰王言不可藏私室 又曰溫彥博善
辭令每聞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 又曰楊炎
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于德音自開
元後言制誥者稱常楊 又曰封敖時劉稹平李德裕
以定策功進太尉敖草其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德

裕以能明專任是以成功謂敖曰陸生恨文不逮意至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解所賜玉帶贈之 又曰王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摹定 又曰穆宗立多言王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 五代史傳曰劉岳建言制詞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自請一切賜之百官有告身自岳始也 又曰崔祐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 宋史傳曰李穆開寶六年知制誥五代以來詞令尚華靡至穆獨用雅正悉矯其弊

又曰晁迥楊億嘗謂其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 又曰梁周翰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右拾遺 又曰綦崇禮樓鑰嘗序其文以為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 又曰王旦知制誥父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 又曰熊克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詞甚工且有體 又曰樓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 又曰劉一止為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制甚偉帝歎賞為手書之 又曰

王巖叟為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 又曰楊察敏於屬文其為制誥初若不用意及脫橐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 又曰王堯臣以文學進典內外制十餘年其為文詞溫麗 又曰曾鞏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十數人人舉其職典約而盡 玉海東坡制詞有議論 宋史傳曰鄧潤甫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 又曰周必大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儒臣之冠 又曰汪藻博極羣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 金史傳曰趙

可入翰林一時詔誥多出其手流輩服其典雅 元史傳曰王磐世祖即位首拔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李謙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為首翰林學士王磐以其名聞召為應奉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 又曰歐陽元致和元年日直內廷凡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元手 又曰袁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楬之筆為多 又曰孟祺擢翰林應奉文字一時典冊多其所製 明紀洪武十六年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曰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

訓誥相表裏是豈漢高所能及 吾學編傳曰蹇義字
宜之掌內制呈五臣及黃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
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
朕實心 又曰呂原字逢原秀水人入翰林時選講讀
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
十人習制誥於東閣 又曰曹鼎寧晉人正統十一年
入內閣與政典制文詞宏潤 又曰李東陽字賓之茶
陵人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明紀吳中積宦
至少師工部尚書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誥其妻拜
訖呼子曰將爾父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耶抑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歎曰翰
林先生果不虛矣文中何嘗有清廉二字

制誥三

原丹鳳

紫泥

銜五色詔封詔書

增揚堯言

敷禹命

王珪

制誥源曰慎漢制之頒期盡追于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頌于四方尚書大禹謨

稱常楊

做大誥

勝尚書

北史曰自晉之季文章浮靡周文欲革

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皆至命蘇綽為大誥奏行之

丁謂曰王二元之一日忽謂較元和長慶時名臣所行

制誥有勝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曰如元稹行牛元翼

云不用命戮於社又子則擊

戮汝以北方之書不如矣

草

漢書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守時上垂意于理數下恩澤詔書霸宣布令人人知上意也

次公宣意

相如視

漢報淮南王書

制誥

淵源

制誥

十三

常召司馬
相如視草
博為請曰師古練時事長于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
帝曰朕自舉一人公無憂乃以岑文本為侍郎專典機
務曰顏真卿孫述集序其除庶子也苑成草
其制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為知言
日黃麻白麻李肇國史補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
用白麻紙雙日起草為命重輕之辨
中書以黃白二麻為命重輕之辨
高簡粹純真德秀語見上李漢老曰張樂全高簡粹
坡雄深秀偉皆禹溫潤典裁元厚之精麗穩密蘇東
制詞之傑然者藻潤王度增光國體權德輿崔元
潤王度則有詔諸遠史傳曰李乾元在汴密遣人召
幹夜遁至深為徵巡者所得帝欲殺之高勳屢言於上
曰乾富於文學方今少倫若西掖掌綸北門持橐
留掌書命可以增光國體
見上朝推無對注王安國上參政侍
郎啓曰北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得代言體

有古人風晁迥見上宋史傳曰彭允契宸衷雅
稱上意王之綱王磐贈官制曰入視草則允契宸衷播
應制撰文界僧道籙司劉三吾宋訥墓志曰嘗同諸儒
通雅稱上意超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青編出
白雀黃紙降蒼龍書見後炳重離之暉含雲雨
之潤文心雕龍曰故授官進賢則義炳重離之暉
生帝典金玉鏗王度詩云禹偁文章等於訓傳機
事出於神明權德輿張建封文集序曰潞帥劉從諫死
水餘兇竊土相之其子請爵爭地屢聞王廷又據門叛將橫
是有伐上黨之制有平晉陽之救文章等於訓傳云云
顯王言於典謨彰帝範於國籍鄭一亞李德裕會
制誥四
文學部
制誥
制誥

原天書詔

天語

王命

君命

告四方

命告四方

封康叔

康叔

不稽留

下寬大

告四方

尚書令下

所建也

唐書傳

尉司隸

尚書令

召拜不得

稽留尺

上皇誥

唐書傳

徐浩

宗召授

中書舍

而書法至

精帝善

又參

穆宗制

又曰

崔羣

太書法至

精帝善

又參

穆宗制

又曰

崔羣

勞曰我為

太子卿

力也羣

曰此先

帝意臣

何力焉

下向為淮

西節度

使臣起

制草其

言有能

辨南陽

允符東海

之賢先

帝發號

施令不

同有布

德和令

然之則傳

付久矣

發號施

令不

同有布

德和令

必令視草

唐書傳

曰張說

朝廷大

述作多

出必令

視草

宋史傳

曰趙鼎

為文渾

然天成

凡必令

南渡以後

洋散不

屬始命

綴輯凡

將相之

除拜后

封冊詔書

之頒發

樂語之

奏上入

舉其職

會筆上

梁之文布

政之勝

無不備

具上入

舉其職

會筆上

得所宜

章見上

文一夕

五制

宋史傳

曰應

就帝奇

一夕

四制

對掌故

事行三

制並宣

試思能

否一夕

並草除

公卿雅

宜代言

初對玉

宜代言

不旋踵

遂兼二

字最善

制誥

見上

白未足

多歐陽

修謝終

墓誌元

白未足

多也

不愧

朱子曰

南豐

所制有

數篇雖

非通元

傳曰吳通

元為起

居舍人

兼知制

非令狐

不切旨

令狐楚

傳學上

出為華

州刺史

他學士

沛然如

比官事

不切旨

帝抵其

草思楚

之才

沛然如

文學部

制誥

卷一百九

制誥

制誥

制誥

又隆興元

年翰林

承旨洪

邁撰序

云是書

自承平

南渡以後

洋散不

屬始命

綴輯凡

將相之

除拜后

封冊詔書

之頒發

樂語之

奏上入

舉其職

會筆上

梁之文布

政之勝

無不備

具上入

舉其職

會筆上

穆然如景風劉禹錫韋處厚文集序曰觀其發德音福

景風命相之冊和而雅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

命將之誥嚴而毅云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

容典則灑朝廷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中則褒才能敘

官業區分流品申明勸誠無詭詞潤色乾坤之容委

無巧語誠直溫潤真王者之言潤色乾坤之容委

輸海岳之廣曾肇啓曰潤色乾坤之容委雖

不逮委輸山海之廣志則有餘

制誥五

增詩唐令狐楚南宮夜直見李給事封題其日所下制

敕知奏直在東省因以詩寄曰青紙出白雀黃紙降蒼

龍北極絲綸句采垣翰墨宗尚垂元露點猶濕紫泥封

炤眼凝仙燭馳心裏禁鐘

增表宋歐陽修謝知制誥表曰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

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恩澤得以徧及者得

非號令詔誥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

足以行遠而昭聖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

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

增啓宋王珪謝知制誥啓曰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

之盛而能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

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落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

帝之遺書而大訓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所

淵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赫其間詔書始下政

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謹議之益使王言溫潤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令於皇彌文

狀宋蘇軾司馬溫公行狀曰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

明鄭濟華川王公行狀曰公諱禕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

增銘明楊士奇胡文公神道碑銘曰公職詞垣十有九禩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

章奏一

增尚書曰敷奏以言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我

后于內 劉熙釋名曰奏鄒也鄒狹小之稱 蔡邕獨

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

又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又曰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

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

謁者臺也 金樓子曰上書奏事者為文人也 文心

雕龍宗經篇曰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又定勢篇曰

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 又章表篇曰昔唐虞之世

敷奏以言秦漢之間上書稱奏奏者進也言敷于下情

達于上也 又曰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

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覽足以窮理酌古命今
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陸機文賦曰奏平徹以閒雅
文選注曰謝恩曰章陳事曰表劾驗政事曰奏 宋祁
治戒曰至于奏議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
強也 周必大文鑑序曰奏疏表章取其直諫而忠愛
者 吳訥文章辨體曰按唐虞禹臯陳謨之後至商伊
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漢高
惠時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迨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
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是厥後進言者衆或曰上疏
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洩則囊封以進

章奏二

原伏蒲

削橐

伏青蒲奏事 漢孔光

漢孔光

字誤

聞壅

漢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曰馬與

尾五今乃四不足一獲遺死也 壅於上聞

皆焚 魏志陳羣字長文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

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之 晉羊祜字叔子嘉

謨讜議皆焚其草故

復逆 條對 周禮宰夫掌其禁

世人多莫能間之

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請也謂於朝廷奏事逆者

迎受王命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也宰夫主諸臣萬民

急變聞急事也 持被 受錢 後漢馮豹字仲文為尚

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

未報嘗俯伏省閣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

被覆豹敕令勿驚之 漢陳湯字子公常受人金錢作

章奏率 皂囊 紫微 後漢書傳曰蔡邕上封事錄

以此敗 王磐贈官制曰明斥權姦露奏重紫微之柄

得失具對 制曰明斥權姦露奏重紫微之柄

疑霜

文學部 制曰明斥權姦露奏重紫微之柄 疑霜

生風國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若乃按効之奏所以明憲清

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金石丹

青陸贄翰苑集序曰其關于時政昭然與金石不朽者

疏論得失七事若丹青詞原削本草去副封

相靡卿所上魏公桑維翰也與尚書謂間吏竊草使人可奏

吏私竊其草丁傳聞之告丹上封事行道持其書遂策

免丹漢汲黯字長孺奏事上時在武帳不冠見黯起

避使人可其奏其賈誼露草陳咸定奏露草疏舉

見敬憚也成言朱雲暴虐雲上書置於香几

自訟陳成爲定奏章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

史周世宗紀曰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從克淮

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置於香几羣臣皆得就觀

竄定數言親書十事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

仁軌見其豪爲竄定數言瓌驚異之章表殊健

表奏太浮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唐書傳曰高銘文宗

謂付臣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以戒流宕李石

即以錯爲閑徹清密春容暢達道爲左金吾衛將

禮部侍郎軍備味道作章攬筆而成人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又長

編傳曰今寫千言春容暢二百餘奏三十六體

於奏議今會文切理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

魏徵拜諫議大夫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

回李商隱初爲文塊萬奇古及在令狐絢府絢本工章

奏因授其學前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

溫庭筠成武俱用是相誇號三十六體

文學部制監領卷一百九十七

章奏九

知所言 子姪罕窺其草 唐書傳曰裴遵慶諫而見從
臺疏數而莫知所言 程伯淳行狀曰所上章疏子
姪不得窺其草書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
馬周不取身後名 田錫不賣謗時直 唐書傳曰馬周
奏悉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宋
史傳曰田錫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三皆諫臣
任職之常言豈可藏副示
後謗時賣直耶命悉焚之

章奏三

原 子雲筆有餘力 論衡云谷子雲唐子高 孔璋微為

煩富 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煩富 公車受章帝聞而怪 夫
論云公車反文以不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例
遠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例
主簿告怨帝乃大怒 謝承後漢書云寧陽主簿訴其縣

陛下為臣父章百上終不見省豈 懷刀截章 吳志太
可此詰單于以告怨乎帝乃大怒 史慈字
子義為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
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選慈以行慈晨夜取道
到洛陽詰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
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
來視之吏殊不知其為郡使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
便截取之因與吏共亡去後有司以格章慈之故不復見
其短 置章御坐 後漢周舉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
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 尚書郭虔應賀等
章御坐以為規誠 以上北堂書鈔 不及奏 蕭何守
有不及奏即以 先露章 漢何武字君公遷揚州刺史
便宜施行之 義真毀草 前後漢皇南嵩字義真
者為勸除免之其有 文若焚草 魏志荀彧字文若以
不伏者方極法奏之 書毀草不宣于外也
益毀草不宣于外也 上忘倦 馬援善談說每奏事
故奇策密謀 上忘倦 馬援善談說每奏事
不得盡聞也 上忘倦 馬援善談說每奏事

文學部 計體頁為卷一百九十七 章奏

一 郝洗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桂林請自

奏事漢京房出為太山太守奏請無屬刺史得自乘傳

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已卯庚辰議所奏事趙充國

每奏事上輒下其奏議臣初是充國上言上陳草

章草奏白奏程奏巧為奏白也增高儉焚

草唐書傳曰高儉敏於占對奏戴胄削豪又曰戴胄

政得失咸有可觀奏置於禁中知院范鎮言先朝

已即削豪外莫知置於禁中知院范鎮言先朝

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簿于禁中時觀省之

置之枕席蘇軾富鄭公神道碑曰公又上疏願益畏

言謹理正文直苟非義在愛君志存王室何鬚髮為

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之肺腑終老是戒鬚髮為

白范蜀公墓志銘曰仁宗即位三十餘日鬚髮為白毛髮

森豎周忱書鄒浩傳後曰予奉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

人毛髮皆班彪所為皆嘉貞所為尉氏類苑張嘉貞補平鄉

之曰皆從事皆嘉貞所為尉氏類苑張嘉貞補平鄉

班彪所為皆嘉貞所為尉氏類苑張嘉貞補平鄉

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浚循憲病之問吏曰此頗有嘉客

乎吏以嘉貞對曰皆嘉貞所為尉氏類苑張嘉貞補平鄉

能循憲對曰皆嘉貞所為尉氏類苑張嘉貞補平鄉

所為因請以官讓劉切數百奏李繁劉秉忠贈謚

各中劉切三千牘張以寧送館朝憲使之淮西詩

其理學力盡在是矣蘇軾曰溫公行狀曰公上疏論脩身

官人曰信賞曰不罰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

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

在是治道盡在此矣汝愚進所纂集國朝名臣奏

文學部

計監頁為卷一百九十七

章奏

三

議君道至邊防終之以總議凡一百五十卷目錄

五卷孝宗論宰相周必大等曰治道盡在此矣

條漢興以來便宜前漢書傳曰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

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施行事

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便宜施行

武以來章奏後漢書傳曰肅宗建初八年正月詔東平

覽太原奏辨楚所為領唐書傳曰高其行引在幕府德宗

善文每省太原奏覽淮南奏知昉所作昉周顯德二

必能辨楚所為覽淮南奏知昉所作昉周顯德二

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所作師還擢為主客員外郎

愛其詞理明白知為昉所作師還擢為主客員外郎

覽章因訪其後又曰王禹偁字元之真宗嘗覽禹偁對

即召對擢覽奏歎不同時記曰仁宗在東宮覽公奏

大理評事仁宗在東宮覽公奏

議愛重不已有仁人用心如此辱示奏豪足以見仁

生不同時之歎仁人用心如此辱示奏豪足以見仁

忠厚為國如此明紀弘治十七年帝云

人占子之用忠厚為國如此明紀弘治十七年帝云

心深切如此忠厚為國如此明紀弘治十七年帝云

董奏章先朝大臣馬伸削橐宋史傳曰馬伸月有建

其忠厚為國如此馬伸削橐宋史傳曰馬伸月有建

韓琦存橐王氏類苑韓琦為諫官三年所有諫橐欲

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吾學編

七十餘章曰諫垣存橐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吾學編

一清字應寧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

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千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

占授吏曲當事情威寧伯長於吏事判案章奏口占授

數

封上建

平

繼

宗

德

宗

李

章

奏

對

亭

章

公

奏

書

曰

仁

見

以

足

以

見

仁

章

奏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洪

御

製

通

志

卷

百

九

十

七

章

奏

辨

楚

所

為

領

唐

書

傳

曰

高

其

行

引

在

幕

洪

御

製

通

志

卷

百

九

十

七

章

奏

辨

楚

所

為

領

唐

書

傳

曰

高

其

行

引

在

幕

洪

御

製

通

志

卷

百

九

十

七

章

奏

辨

楚

所

為

領

唐

書

傳

曰

高

其

行

引

在

幕

洪

御

製

通

志

卷

百

九

十

七

章

奏

辨

楚

所

為

領

唐

書

傳

曰

高

其

行

引

在

幕

表一

增劉熙釋名曰下上言曰表思之於內表施於外也
蔡邕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三曰表
又曰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又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某甲文多用編兩行文少
以五行詰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以下不言姓大
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 又曰章表皆聯封其言
密事得皂囊盛 文選注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
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三代已
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

為表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

潛確類書思內表外曰表 明紀洪武六年命儒臣

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
柳公綽謝表進命中書省學作二表頌為天下式諭羣
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書切實不華誠可為千萬
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美
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雖欲變之而未能近時詔誥
章表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
實為浮詞所掩自今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悉從典雅
文章辨體曰漢晉皆用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

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用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體亦各異焉 又曰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

表二

原孔璋殊健詳章奏

阮瑀之俊典論云陳琳阮瑀之章奏書記今之後也

樂假潘筆潘取樂旨

又曰樂廣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

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意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筆潘不假樂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五字悅服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書令虞定經時松思渴不能收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所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操筆便成 後魏董紹傳云孝武崩周文與百當爾耶 官上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

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惟董公耳乃命口占上表

紹為第三表紹操筆便成表奏文帝乃允 高堂隆集云隆寢疾篤口占上疏曰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胃也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成異類之鳥育長燕巢之內可選諸王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討其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諸呂之亂寔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監也

手書謝表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遜位手書謝表深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充小君之位也

以上北

唐天英筆

金史傳曰李經字天英兩舉不第拂衣去南渡後其鄉師有表至朝

廷士大夫識之 孝孺筆 吾學編傳曰董倫字安常恩曰此天英筆也 縣人建文君即位召拜禮部侍郎賜御書怡老堂扁及縣凡玉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略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思四方或有饑饉之民憑几以安身則思一物容有失所之歎或曰此孝 戒浮華 是表二表 歎切直 王安石讀江南孺筆也 奏大浮注 表

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及得佑所上
 諫李氏表讀之詞意切直忠臣之言
 四露布手操筆立成南史傳曰劉之遴字思貞時張
 不暫停注操筆立成
 令之遴代作援筆立成助曰荆南秀
 氣果有異才後名位必當過我也
 中注丞相驚服宋史傳曰王應麟度宗即位授禮部
 上宰相論旨增撰三表應麟操筆立成丞相總護還
 辭位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授之丞相驚服
 不可多得又曰和蒙時蒙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
 以示宰相而蒙與張治尤稱上表稱謝上時御伊坐出表
 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蒙者不可多得也遂以
 本官知所未嘗見金史傳曰完顏勗大定二十年詔
 制誥以來所未嘗見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
 即位以來所未嘗見義士多之
 其諫表可入實錄唐書傳曰李翰張以
 為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
 帝由是感悟而巡節大白於世義士多之
 天下壯之

蘇軾蜀公墓志銘曰公忤安石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
 仕上謝表其略曰望陛下以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
 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
 柳慶白鹿表慶領記室北雍
 州獻白鹿都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
 來文章美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相述不已
 相公柄民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其弊慶操筆
 立成詞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尚可移況才子耶
 徐渭白鹿表明詩紀事徐渭字文長山陰人為少保
 令文長為表并他幕客所撰郵致所善某學士以文長
 表進世宗覽之大悅益寵異少保亦以是重文長
 以華艷治罪隋書傳曰李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
 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
 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莫不鑽仰墳索棄絕華
 綺
 厭纖巧頌式命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頌詞纖巧
 前後三百餘事合雜事類後漢皇甫嵩字義貞前後上
 表陳論有損益者三百餘事皆手書不
 文
 旨益負為卷一百九十七
 表

宣於外也 同日二十餘人 王氏類苑盧詢祖同日為孔

珪以示謝朓 南史傳曰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穎表以

示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 楊遵彥以示陸印

見文 清臣豫構遺表 唐書傳曰顏真卿字清臣周曾

帥事洩曾死乃作遺表真卿蔡州真 文正不求恩澤

帥度必死乃作遺表真卿蔡州真 文正不求恩澤

日遺表又不求恩澤 不為三思草表 唐書傳曰岑義

用事敬暉欲上表刺諸武封王者眾畏 不為龐勛草

表又曰溫庭皓使為表求節度使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為

公信宿思之助喜歸與妻于凌明日復見勳索表答曰

耶吾動眾百萬無一操 世祖覽而奇之 陳書傳曰徐

徽乎更使同重草表 伯陽字隱忍

天嘉二年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宴安 太祖覽而異之

都令伯陽為謝表世祖覽而奇之 洪武八年薦辟 公

吾學編傳曰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 公

為郡學訓導嘗為郡草萬壽表太祖覽而異之 公

卿表疏多句於億 省正字公卿表疏多句於億 春郡王友

益 兩府牋奏多命草之 又曰崔遵度為壽春郡王友

著 兩府牋奏多命草之 凡十八表皆孟陽為文 又曰周孟

府牋奏多命草之 凡十八表皆孟陽為文 又曰周孟

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賢厚禮重 表

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為文 表

凡十上皆子安起草 時貴溪及宗伯請建儲表凡十上

皆子安起草意得超拜 既其身文 亦且國華 龍曰原

是當世宗意得超拜 既其身文 亦且國華 龍曰原

夫章表之為用所以對揚王廷 可謂成文 可謂德

昭明心曲既表其文亦且國華 可謂成文 可謂德

音翰林論曰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

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表公之辭侍

文學部 附錄 卷之九十七 表

中羊公之讓開
府可謂德音矣

書記一

原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廣雅曰書記曰書
增劉熙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示不
滅也 又曰記紀也紀識之也 蔡邕獨斷曰相見無
期惟是書疏可以當而 揚子法言曰彌綸天下之事
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故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文心雕龍書記篇曰書者舒也
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夫貴在明浚而已三代政
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 又曰觀史遷之報

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
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又
曰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
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顏
氏家訓雜藝篇曰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 李
克起居誡曰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是他私密事縱能
不宣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潛確類書
序曰言如意曰書 又曰言志曰記 文章辨體曰按
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總名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
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

苟不具之于書則安能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
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
可以為脩詞之助至于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
所與知舊門人荅問之言率多乎進脩之實又豈止于
文辭而已

書記二

原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
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
中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顧左右而驚
謝 又曰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史乃召善吏

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授書吏且省
官事數百封親疎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
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 吳錄曰
王宏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蜀志曰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生長戎旅手不能書
所識不過十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書
聽之通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旨 魯國先賢傳曰
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
所發彈治責戚無所迴避 典略曰太祖嘗使阮瑀作
書與翰遂於馬上具草書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而

竟不能增損 張華別傳曰大駕西征鍾會至長安華
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事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語
林曰殷羨字洪喬作豫章郡臨去人寄百餘函書既至
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
不能作達書郵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
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
勉強則不能久堪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使
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
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山堂肆考
曰張九齡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於鴿上飛往投之目

為飛奴 范傳正李白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
草荅蕃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 又劉晏任權潘炎乃
其壻雖書疏往來未嘗輒開時稱有古人之節 五代
史傳曰李襲吉為晉王書諭梁太祖太祖使人讀之至
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
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附虎以翼也顧其
從事敬翔曰善為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詞不工而襲吉
之書多傳於世 宋史傳曰錢昱善筆札工尺牘太祖
嘗取觀賞之賜以金花扇及急就章 又曰李之儀能
為文尤工筆札尺牘謂刀筆三昧 元史傳曰郝經拘

宋十六年及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
云寥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
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國信大
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書記三

原 辟藏 篋封 上詳下四 吳志曹公間太史慈名遺

增 手筆 心聲 後漢書傳曰趙壹字元放報皇甫規

辱手筆追路相尋識 辟掛書 犬達信 陳泰為并州

足愧也 下見上 寶貝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于壁不發其封 陸機在

京久無吳中家信犬名黃耳機笑語曰能為我取家信

乎犬搖尾而 載青泥 吐墨書 東漢記曰鄧訓故吏

去卒達家信

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遺訓 神仙傳曰葛元

見買魚者在水邊元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

乎曰魚已死矣元曰無害也乃以丹書紙置魚腹擲魚

水中俄頃魚還躍岸上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

青鳥銜 紫燕寄 表心素 寫中襟

與我忽飛去 顧況悲 劉禹錫和 鯉魚腹

錦曰紫燕西來欲寄書 不忍窺 翰寫中襟 呼兒烹

武中丞寄懷詩曰雲霧念前侶彩翰寫中襟 呼兒烹

中 鴻雁足下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

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 尺牘偏才 刀筆三

蘇武裂帛為書繫雁足下 尺牘偏才 對各意禰

昧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 下見上

計吏脩敬 功曹却書 益州刺史種嵩於函谷搜得箋

奏騰中位外交請勉官治罪帝曰箋自外來騰書不出

非其罪也 袁安初為縣功曹奉檄詰從事因安致書

文學部 計監貢而卷三百九十七 書記

於今安曰公事有郵驛私請即非功
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驛然而止
下筆稱旨 觀

饋被賜 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為記室知禮文瞻速每召
製書下筆便就率皆稱 不展家書 悉焚私饋肆山堂

胡安定公瑗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苦
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

御史時謂不復展讀又厚德錄曰方諫議謹言為侍
者悉焚之不以 無日月不觀 遇名諱須避 山堂肆

聞世稱其長者 無日月不觀 遇名諱須避 山堂肆
潛每見親友書無日月便擲於地更不復觀 又呂公

希哲嘗言凡與交遊書間其祖父知名於世者須避其
名諱文潞公與故舊款接 希閔擅西洛之歲 陳孚

一座未嘗犯其父祖名諱 希閔擅西洛之歲 陳孚
振安南之筆 宋史傳曰楊希閔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

梁曾再使安南陳字為副比至詰日燭以不庭之
罪往復三書宣天子威德詞直氣壯皆孚筆也

書記四

原應璩善書記 文章敘錄曰應璩博學好屬文善為書
葛龔善文記 後漢書葛龔傳云和帝時龔以善文

簡書如雨 王傑集阮瑜誄云賦碑誄書記凡十二篇
成事至 紙落如雲 洽間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

則舉 行手不釋文翰動 粲然耀眼 陸景書曰獲答虎蔚德
若飛紙落如雲 粲然耀眼 陸景書曰獲答虎蔚德

耀 翕然愈疾 見下 過百萬之眾 抱樸子云昔魯連
毫之力過百 勝十萬之眾 晉書云荀勗時將發使聘吳

萬之眾也 勝十萬之眾 晉書云荀勗時將發使聘吳
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發親命

和親帝謂勗曰若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眾也
書喻皆感悅 相喻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有事人爭

文學部 書記

赴之歲曰得劉公一與書皆不發先賢行狀云杜安

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與書皆不發先賢行狀云杜安

皆不發以慮後患常擊安書後收捕貴戚安開驛出

其書示之射書燕將自殺魯連子云燕將攻下聊城

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餘士卒多死

將見魯連書泣誤書燕國大治韓子云鄧人有遺燕

三日乃自殺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

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

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

任之燕相以治王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陳思王與

大悅國以治王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陳思王與

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傳成紙賦洋紙八行之

書馬馱書曰書雜三歲之字一書杜置之懷袖中三

歲字寓子西子產寓書于子賈子產向賈書子產

不減寓子西子產寓書于子賈子產向賈書子產

空函大怒桓溫將以殷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

怒大點竄愈疑曹公與韓遂書多為點竄通草書

魏文帝命劉廙通草書廙答曰初以尊卑有奉咫尺

論禮之分是以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書

廣式君謂韓信曰君若使一介奉心存尺書劉琨上

尺迴之書注簡牘或長尺者也心存尺書書曰南

致心存尺書一疏莫不手答筆翰公車待詔上書者所請不封

如流未嘗留滯秦二世使遺趙王書不發私書郵都使執訊

遺書秦二世使遺趙王書不發私書郵都使執訊

而與鄭子家使執訊通問之官叔夜懶而不作

洪喬傳而是棄李陵之答蘇武用嗣德音嵇康之

達山濤以絕交道白帖增丈尺書說苑正諫篇曰張

文學部

書記

三

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丈尺之書寄語我秦王
我性而遇焉固君之入也孟嘗君為書寄秦王往而大
遇小紙書晉書傳曰何曾為三公有以

豫章書李白詩曰南來長葛書葛書難得
不寄書山堂肆考王良為司空直妻子不入官舍
田中歸恢曰我司徒鮑恢到東海過候良家妻布裙曳柴從

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歎息而去婿不開書見
試自為文蜀志曰先主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

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椽馬良通聘繼
好以紹昆吾承章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

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各以意作柳慶侍父僧
習為穎川郡地接畿都將選官多求請託僧習謂子曰

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
為吾作書慶為草云不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

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大有

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再拜受書孔叢子雜訓篇曰子
即依慶所草以報

問于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
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送臣于中

庭拜受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
送之箕踞發書徒侯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

賓也起於床上箕踞發書讀訖問于道曰君房素痴今為三
公寧小差否子道曰卿言先生至欲即詣道於典司願因日暮自

屈語言曰公卿言不癡是非癡語道於典司願因日暮自
主尚不得見當使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吾手不

能書乃口授之使徐湛之善辭義高遠韓愈答山人
辭流暢宋書傳曰徐湛之善辭義高遠韓愈答山人

復以為可教賤損道德乃至手筆簡
之辭義高遠是下於故舊之道得矣
曰周顯宗彥倫素善尺牘沈攸之

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顯裁答
草答蕃書上見得

文學部

荆楚類編卷一百一十一

書記

得

書稱善

唐書魏徵傳曰武陽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為因促召之

啓書歎息

劉子長僕射有清名昭業求高逢休諫議為

先容謁之

雲潛啓之閱一幅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天

不數附書

李翱答獨狐舍人書曰所不數附書者

即答書

容齋隨筆曰士大夫得友朋書問有懶傲不肯

親向我

疎老慵自愛門居近來飛鳥寄書唐陸龜

漸喜知

間斷絕稿慈康索報書賈至度隴有思家詩曰

鳥欲寄

東飛鳥鸚鵡報書隴山鸚鵡能言語為報

家人數

報李密書唐書傳曰李密自謂主盟遣將軍

騎會河

內帝覽書而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

定京師

卒未能東略吾寧推順使驕其志令記室溫大

雅作報

書厚禮披贈錦之英華啓有曰適將欵敘俄

尊讓密

大喜

辱誨函

披贈錦之英華徒知誘聞心聲之清切奉陳

進示翼

牀之謙旨殊匪為他驚絨已華神授之魚腹

竟不知

二楮先生所載云何既不得瞻手澤之光華又

聲之清切

飛書走檄用枚臯章見上文飛書走檄徵

陳琳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義記曰刻石銘座者取崔

筆不停

綴文無所改南史傳曰蔡景歷對使下筆輒

成未嘗

定稿輒成未嘗定稿時人至疑其宿構下筆飛

書之急

馬上立成敏速見書檄露布馬上占辭見薛收

日得百

函應對無廢上見日百餘牒皆合事宜

時考後

周中書監盧柔太祖嘗引為行臺郎對掌機密

則合事

宜皆合事宜

文學部

則合事宜

皆合事

宜

則合事

宜

皆合事

宜

皆合事

宜

皆合事

宜

皆合事

宜

書記五

原書漢鄒陽上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昔玉人獻寶楚人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故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

官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舟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致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將軍膺千年之任躡先王之蹤體弘懿之

資據高明之勢昔卞和獻寶以罹折趾屈子納忠終於
沈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
齊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
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咏史無虧於東主
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
揚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
翳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
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
荅張纘謝示集曰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
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

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寔小言破道非
謂君子曹植亦小辭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
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宜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
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琤璫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
邊久留四載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
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
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荅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三首
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舍超潘陸雙
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
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裡細腰令與真類鏡

中好而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
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睹凝雲之曲筆持口
誦喜荷交并也 元帝荅劉縮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
學海未臻其極為龍為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陝服頗
足良書憑几據梧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為枕帷前
之帙仍可為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已謝懸
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 劉孝綽荅梁元帝書曰伏承
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擣高麗近雖預觀寸
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辭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
先哲 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

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蓬戶桑樞之
民布衣韋帶之士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
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寧當爭分寸之末競
錐刀之利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
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聞
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
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蹟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
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
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
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經年

勒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疲於精力宜令吾見此異書 劉孝標答劉之遴借類苑書曰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園代樹萱蘇若夫采蠶蠶於緇紈閱微文於殘竹盟飲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迴塘莫辨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索詳觀圖牒搦管聯冊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唐張九齡上姚令公書曰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不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則禽息

之首為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盈虛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 李嶠上雍州高長史書曰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污隆故其處則閉重元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攜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泰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後始終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徵嘉遯之爻閭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

顧嘗希仕尺寸徇祿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為役婆
娑塵垢之中蹉跎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然
以守其愚直任此拙宦入門無為言之侶出谷罕求聲
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疇昔叨遊詎有中入見
識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雅訓承肅穆之清
塵有日矣亦曾越巖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肩宇
之陽氣而堂上百里礪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
乏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進欵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
夫客果有能不孤彈劍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
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

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廚開銘鼎庭列歌鐘吐疊疊之言
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清九
流於心鏡粵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
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回天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
秘省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揮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黼
藻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
方致維桑之禮賁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悌之慈允
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辭農下邑希光東壁猶
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
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得因地而生今茲桃李翻

以無言受業豈非時享其會命塞其通者乎願君侯重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下有狗生之士矣

檄一

原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敷聲 劉熙釋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增**文心雕龍檄移篇曰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兵先乎聲其來已久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 又曰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

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 又曰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必使事昭而理辯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又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諭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潛確類書諭令皦然曰檄 玉海檄兵書也晉使呂相經秦檄書始於此漢以後方有題

檄二

原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相鄧通

居上前急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
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
坐自如弗為禮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
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
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
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又曰廬江
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
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 典
略曰陳琳字孔璋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
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吾病數

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招喻多放
所為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
祖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母潛登屏上窺既知其謀大
喜曰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 李克起居戒曰軍書羽
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
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
能者 曹山堂肆考房元齡為秦王世民記室出八十
年軍符表檄駐馬立辨文約理贍初無草藁 令狐楚
薦齊若表曰倘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
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 又盧汝弼為

梁移檄於李克用中有句云自朱邪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 玉海熙寧六年瀘州羅晏夷叛詔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以便宜從事七年瀘夷平上勞之曰檄奏贍詳近世鮮有 元史傳曰趙壁至元元年帝欲為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壁為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

檄三

原至漢國

入燕營

項羽檄漢高祖

起相如

為彭

澤

詳見上檄

北齊書曰高祖西討命李義深李士略共作

吹火催

乘燭草

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奉自代高祖引奉入

檄

文二人皆辭請以孫奉自代高祖引奉入

檄

檄

帳自為吹火催促之舉檄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說即署相府主簿常典文筆 明紀張佳胤萬曆十年兩浙市民變作乘夜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眾取裂之剽益甚乃用兵梟五十餘人 琳瑯擅聲 彭楊並美 文心雕龍曰琳瑯以符檄擅聲 李商隱樊南甲集序曰十年 盾鼻京師寒且餓人或目曰韓文杜詩彭楊草檄 磨墨 馬上占辭 北史韓文杜詩彭楊草檄 氣不暇謂人曰會楮上磨 秘不起草 顧以口占 墨作檄文 下見敏速 遠近咸聳 本州獨完 御覽 魏氏世家曰含字若道為中書郎書檄雲集含不 起草 陳書傳曰顧野王博洽間侯景之寇郡將袁君 正舉兵赴援未嘗立草 遠近咸聳 本州獨完 肆考鄭畋與涇原程宗楚鄭延李孝恭等盟誓傳檄天 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及畋檄出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 功奔問行在黃巢大懼不敵西向 文鄭蔡補廬州刺 史黃巢涼淮南蔡移檄請無犯州境 葉笑為斂兵本州 文學 州監領函卷一百九十七

蠻落復平

士氣皆起

又李夷簡從劍南雋州刺史

夷簡逐顆作蠻論福蠻落復平穎積奸賊致蠻叛去

為諸行營都統移機天下先是諸將皆莫肯先破賊及

爭欲破賊由是巢戰數起

王海劉昌裔建中中曲環方攻濮州表昌裔為判官為

環楊李訥劉曉大義環上其草德宗異之唐書傳曰

李巨川為華州掌書記時茂貞犯順天子駐蹕於華韓

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四方書機酬報輻輳巨川灑翰

陳詞元理俱慨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

原應詹作檄見者慷慨

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撰檄流涕勸登赴援

登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

奉檄心恥厥役送督郵睥心恥於斯役遂棄車馬去

健為資中諸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案資中縣名杜撫

字叔和健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

章易雄列王敦罪鄧粲晉書曰春陵令長沙易雄距

魏人所虜送請敦以檄示雄曰有之但雄陳琳書

力弱不能扶翼本州匡救國難以此慙恨爾

魏武罪作獻帝春秋云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君昔為本初

矢在絃上不

羽檄三至魏志云袁紹以董昭領魏郡

遣使往來交易市賈昭厚待之因用為問

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王隱晉書曰孫惠為東海王越記室掌文疏豫參

謀議造檄驛馬催之應命立成

見檄流涕晉書曰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敦威將軍敦

使謝擒為檄擒周馥於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眾應之

必謝擒之詞擒周馥之遂毀草旬日檄眾潰

山堂肆考李愬擒蔡李祐詔釋之愬令佩刀出入帳

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唐禁兵也祐捧檄流涕

文學部

蹋折郡檄晉書曰張軌為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涼州

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郡檄排表

入諫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郡檄排表

然從之不草偽檄李白居易李公家廟碑曰公名紳

擢第東歸綺聞公名署職謂天上人李德林無錫會

我筆上見文檄豪健元書肆考裴度表寄元輿掌興

檄奏瞻詳傳檄諸國通鑑開元三年監察御史張

勢逃入山谷攻阿了達於連城層其三城俘斬千餘級了

馳檄比州州發部千以待命德宗深嘉之

馬立辦應馬上急傳檄河北唐書傳曰顏

真卿在平原約共起兵討賊乃斬李欽奏械賊將高邈

何千年送京師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

郭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望馳檄諸道崇黃巢反

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馳檄諸道崇黃巢反

偽使齋詔至景崇斬以狗因發兵馳檄諸道覽檄

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繼覽檄

翼然武后罪后讀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然曰有才如此而使之覽檄大喜見檄如流星李

流落不偶幸相之過也覽檄大喜見檄如流星李

古風曰羽檄如飄風又送羽林陶將軍詩檄如雉

檄如流星檄如飄風又送羽林陶將軍詩檄如雉

走杜牧平黨項表曰雉檄如狼毒再遷左臺侍御史

每移檄州縣近同至檄如狼毒再遷左臺侍御史

自伯安巡撫南領行漳等處檄如狼毒再遷左臺侍御史

字小爾至吉安府等處檄如狼毒再遷左臺侍御史

江廣諸府等處檄如狼毒再遷左臺侍御史

至食衣襪死江陵敗成廉州着伍兩月而逃乃移檄江
右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子檄有昔幸脫兩觀之誅今
復通三苗之竄批鱗義士尚尊君命以投荒砥疇邪臣
反藐王章而離伍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
物醫治
文檄皆出其手唐書傳曰賀德仁開皇中為
延州參軍入調吏部尚書牛
弘給筆札令自序援筆而成
及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基字敬初臨海人初在藩
府飛書走檄皆出其手

檄五

原檄文漢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
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
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而巴
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

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
於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肝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
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
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魏陳琳為袁紹
檄豫州曰操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辭輸貨
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收
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
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
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所過墮突無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
正專為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
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若舉炎火以熇飛蓬
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消滅者 又檄吳將校曰孫
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澆
簡墨謂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
設張以在綱目絜護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
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
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

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聖賢之德也鷓鴣之
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
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蜀文曰今主上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
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
匪民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
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
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
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
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徽文曰穎稟性强暗增
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猛政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
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
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
逆陸魯桓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
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庾闡為郝鑒
徵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姬
文至聖猶西忘昆夷周宣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
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
神州翦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

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
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
波於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
重賦死生契濶良難為心 又檄李勢曰告巴蜀士民
夫昏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睹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
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曜勒窮凶肆暴神州李
劉啓逆竊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宣皇恩
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
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
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

游鑿英卷一百九十七
作鑿誠信誓之明有如皦日 又為檄石虎文曰石勒
因釁剪覆舊京窮凶極逆偽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酷
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
之興誰尅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葉負恃其眾陸梁河
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離其禍酷心存
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高
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父之略莫不張膽
阻鐵人思自奮以此眾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颺之
掃落葉也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粵若梁興五十餘
載平一字內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

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
賢衛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
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
奴叛臣鳴鏑餘噍冒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梗我
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
我人民離散我兄弟臧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
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
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劍而叱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
揮繳日為之退舍如駟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後魏魏收檄梁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嶽鎮地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
王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
易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
以來遠脩禮讓以止訟舞干羽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
元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
迹惟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逋
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孰圖身而偽朝大
小幸灾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能國乎
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雖有賊臣
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濱彼

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
方事無常勢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句踐之師趙納韓地
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
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貞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
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無還蜀兼復挾子垂翅俱
在籠樊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
黃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旣往之難
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
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
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

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拒此則作
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懲則
叛遲而禍大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
池魚橫使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露
霧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
子孫芻蕘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強
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鷄無用府藏之虛空請熊蹯
詎延漏刻之命外芘中潰今實其時鷓鴣相扼我乘其
弊方使鐘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
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輻輳劍騎之所蹂踐杞

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順
時而動見幾而作歸歛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
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終為晉用也 陳徐陵檄周文曰
主上恭膺寶曆嗣奉瑤圖既稟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
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戢干戈永銷鋒鏑况復追惟
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過曹猶感盤餐之惠年馳玉
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庶使懷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
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竭關隴荆梁左右漢沔東西
籲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愴滿堂百姓為心
彌切宸宸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上將德茂勳高威著荆

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壽陽席卷江淮
無淹弦望 唐駱賓王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曰敬

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
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

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 集作

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 文粹 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

河鐵騎成羣玉軸 唐書 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 唐書 聲動而北風起劔氣

衝而南斗平音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茲

此 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 集作 攻城何功 一作 不克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 唐書 作或家傳漢

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

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文粹 作 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

居共立勤王之功 文粹 無廢舊 文粹 君之命凡諸爵賞

同指 唐書 山河若其 集作 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

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 李商隱為濮陽公檄劉稹文

曰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旒以歸洛師秉象笏

而朝魏闕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為鄰道所資使

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

文學

嶺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檄

至

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手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鵬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物憤則沙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集作兼水灌魏趣邢郡趙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集作餓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衝梯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戎一作戈

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時之哂集作戮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集作兢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集作用事之賓寮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勿汚潞人之俗封帛增歆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

移一

增文心雕龍檄移篇曰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用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用

文學部

前漢書卷九十七

移

五

意小異而體義大同也 又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
往而民依者也相如之難蜀父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
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
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

移二

原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眾恐將圖已
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
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
舉兵 典略曰衛襄字叔遠脩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
白波賊眾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言使襄要我願

解散於是襄為書移即平定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
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
餘日乃出 **增**南齊書傳曰孔稚圭字德璋周彥倫隱
於北山後應詔出為鹽官令欲過北山乃假山靈之意
移書於北山 梁書傳曰裴子野普通十年大舉北侵
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事體大召徐勉周
捨劉之遴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並歎服武帝日子野
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唐書傳曰韓朝宗楚故城有
昭王井言汲者死行人雖暘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
自是飲者無恙人稱韓公井 又曰顧少連補登封主

簿邑有虎患命塞陷穽移文嶽神遂不為害 唐文粹
有司空圖移雨神文 宋文鑑有宋白移三山文 宋
史傳曰李肅作代周顥荅移北山文弔幽憂于文病雞
賦意皆有所規焉 宋訥題晦菴除秦檜祠文後曰徽
國文公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
以公文移郡除去之也 金史曰天興二年詔尚書省
移書恒山公武仙遣兵帝覽書問誰為之右丞完顏仲
法曰前翰林應奉王鶚也曰朕即位時狀元耶召見惜
擢用之晚 明紀夏原吉治水至湖州宿慈感寺先是
潮音橋下有蚌常浮水面吐珠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

是夕化老嫗攜美女訴於原吉公書一詩授之至吳淞
江有金甲神來訟曰聘鄰女久無賴以大人書相抵公
憶其為慈感蚌之仇也為文牒海神次日大風雨震死
一蛟於潛溪之北 明詩紀事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出
按漳漳有虎患移文境內之神即日遯去

移三

原移文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
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
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
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
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
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
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
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
也 梁簡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曰屬彼數及侮亡運
逢瓦解石言水鬪實驗地凶飛絮雨粟還符天怪故淪
俗駿奔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
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埽地來王而向化之

黨忽覽今移咸以陶茲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駿
兼削呼韓之衽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
我求蒙行人遠屆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
去中原遠反桑梓旋地脈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
三姓二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元象將恐衛
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睹陰山之哭 任
孝恭答魏初和移文曰蓋聞軒轅五十二戰義存拯民
湯武七十二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攻而一
揆我皇屆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
覆載照高日月澤富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晷競尋

干戈爭以廢興王無卒歲相不浹辰隻馬泣師月陳庭
闕裏糧請救日欵關扉故屢動雲旗再驅蒼兕同小白
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夫是讐尺土非利然百戰百
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隍之念無忘日昃
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瑩之歸晉并
賚來移聞之委曲知彼當辟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戈
式敦雅好鶴鳴九臯戾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
勒緣邊屯戍各息烽警旗旌畫捲刁斗夜停混雞犬於
四鄰接桑麻於二境 陳徐陵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
曰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團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

旌不反隻騎無還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
仍歲蘊隆粒粟貴於隋珠分縻之於齊鼎且氏羌旅距
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下生拾
蚌之機彌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皦日豈惟風
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賊華曩近以臨
蕃有譴作牧無章旣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
治兵楚夢竊載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遣其衛
國公宇文直等總統獯獫為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
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櫂素在中流羣帥爭驅
應時殲蕩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彌滿三

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儼擢自芻微叨居蕃翰
情慚犬馬罔顧恩靈翻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諜具
彼鄰謀乃授冬官即為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
期和與國之情猶冀無失 又移齊文曰獲去月二十
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睦深副情佇夫天
網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於
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道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戡戮况
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板屋北罄壇廬聲冠符姚
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
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明罰為風為火

殪彼蒙衝如霆如雷擊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
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譬睢水之
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邑諸城洞
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為妖湘川石燕
自然還儻克翦無算縲禽不貲欲計軍俘終難巧曆所
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首箝之園方廣駒駝之廐
於是衛霍甘陳虬髯瞋目心馳隴路志飲河源乘勝長
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
羌賊方且西踰酒郡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為齊
朝而反侵地此政亦翦妖氛未窮巢窟便聞慶捷愧佩

良深

圖一

增唐呂溫地志圖序曰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 玉海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 又曰翔翔周覽一息千載 宋吳淑上言請令諸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曰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

輪廣如指掌而斯在

圖二

原河出圖聖人則之 易繫辭云河出圖 心之謀書之 洛出書聖人則之

謀也 張衡 河出馬圖 禮運云山出器 河出綠圖 巢

子云殷滅周人受 鳳銜圖 春秋運斗樞云黃帝與大

帝 龜負圖 尚書中候云元 龍圖 玉檢 河圖 黃龍負圖

而白黃玉為檢 龍圖金滕 劉勰魯都賦云君乃考王道

圖於金滕啓 披圖視典 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崑崙

器 按識披圖 曹植魏德論云名 授益地圖 尚書緯

母授益地 披輿地圖 後漢書云鄧禹從上至廣阿光

圖於地 披輿地圖 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

文 披輿地圖 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

曰天下郡 畫地成圖 漢書云張安世子千秋擊烏桓
 關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 積石作圖 亮於漢中積
 兵事書地成圖無所忘失 裴秀地理圖序云九州及今之十六
 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善名水陸徑路為
 地分率以辨廣輪之度也 裴秀傳云制圖之體有六焉一
 曰分率二曰道里三曰廣輪四曰望所五曰正彼六曰方
 體也 曰三曰道里三曰廣輪三曰望所三曰正彼三曰方
 邪六曰道里三曰廣輪三曰望所三曰正彼三曰方
 而制宜所以直此三者各因地之數也 四曰望所四曰正彼四曰方
 丈大圖以用一為十 負勝圖 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
 山都邑王者不可不 負勝圖 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
 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 負勝圖 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
 山下其穴深千丈 負勝圖 黃帝元女兵法曰禹問於
 得也 兵雲圖 憲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申寫

圖以進憲申口授以 摺山海圖 畫史會要禹巡行四
 名山之類使益圖而記之 摺山海圖 畫史會要禹巡行四
 是也 九鼎圖 又啓使蜚廉圖百物之象鑄之以鼎
 不若幼官圖 管子經五方本圖 第五方幼官圖
 十洲記臣先師希有昔授臣崑崙圖 第五方幼官圖
 洲真形圖 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尤重於嶽形
 矣 金城圖 漢書傳曰趙充國 寰瀛圖 韻府陳季卿
 不歸於青龍寺值終南山翁折竹葉置渭水中曰注目於
 此 登舟視餘至家 王會圖 朝貢作王會圖 帝鑑圖
 明紀隆慶五年十二月 百忍圖 玉海深寧叟百忍
 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 百忍圖 玉海深寧叟百忍
 衆妙之門忍之少時福祿無 百忍圖 玉海深寧叟百忍
 此者其張公藝乎書忍字至 百餘馬家親而天下疎忍
 文學部 崑崙圖 卷一百九十七

於外易忍于內難公藝處家
 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也
 開封府為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
 之為治不通此也因指其遷選速次序曰如此而可
 私亦不可不察為君臣圖唐會要曰陸質著師友圖
 元史傳曰趙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
 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
 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共五
 集有洛書五太極圖述其著
 字百姓流移據逐飢民圖明紀萬曆二十二年刑科
 日所見繪圖以獻
 無逸圖見尚書燕風圖宋濂題幽風圖後曰臣濂傳
 藏圖頗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前書七月之
 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瞻而善之命工裝褉作卷軸
 悠傳河渠國郭守敬巡視西夏河渠俾以其圖來上

鹽場圖吾學編傳曰彭韶字鳳儀莆田人以刑部侍
 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江陵圖元明善廉文
 折開明償之苦節為八圖入朝之右
 承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朝之右
 二西意欲都洛陽為圖以獻
 陝險要所在帝張于浴堂門辟每議河北圖唐書傳曰李
 事必指吉甫曰朕于按圖信如卿料矣
 傳曰盛度奉使陝西周覽疆域參質漢
 唐故地為西域圖以獻真宗稱其博學
 則天皇后紀曰垂拱四年夏五月庚申得寶圖於洛
 水七月改寶圖為天授聖圖十二月庚申酉拜洛受圖
 瑞石呈圖解縉曰永樂歌辭有瑞石呈
 為東平薛太守進天寶圖
 王氏去景龍二載撰天寶圖
 環有數應變無窮謂其子曰吾後之製爾密記當逢
 有道之君必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爾密記當逢
 文學部
 崇禎顯函卷一百九十七

仙人字圖 宋史傳曰李至母張氏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口中
禹九州圖 述異記曰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猶在洛城石室山 神翰五圖 漢書志曰神翰五篇圖一劉向云王道得則四海輪之祥瑞也

識一

增劉熙釋名曰識纖也其義纖微也 隋經籍志曰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從識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識為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 唐書李宗閔傳曰帝問符識可信乎何從而生楊嗣復曰漢光武以識沒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

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亂賊非重之也李珣曰治亂當据人事耳帝曰然 文心雕龍正緯篇曰有命自天迺稱符識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 又曰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又曰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據識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琛瑕張衡發於僻謬荀悅明其詭誕 又曰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博惜其雜真未許煨燼 李華質文論曰識

緯之書存而不論 明太祖却黃衣者歌曰明理者非
鬼怪可惑守義者非讖緯可遷

識二

原號世讖 蜀志孟達與劉封書曰夫不經 採讖緯 豈

敘樂曰世祖追脩前業採讖緯 讀圖讖 東觀漢記曰

讀讖坐廡下淺露中風苦咳也 又案光武中元元年

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非城宣布圖讖於天下

校圖讖 又云尹敏辟雍及北郊非城宣布圖讖於天下

辭恐疑誤後生 讖圖讖 又云桓譚讖語曰吾以讖

不應 亡秦者胡 燕人盧生使入海還 以鬼神事因

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乃使將軍 代漢者魏

蜀志周舒字叔布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 勒都襄

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 曰力在左華在

國右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為襄國有讖曰力在左華在

勒後遂 循起會稽 又云太元末有讖曰循起會稽受

都襄國 循起會稽 又云太元末有讖曰循起會稽受

載以二賊叛繼寇之 臣不為讖 嘗問興鄭興傳云光武

以讖斷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光武

意乃 臣不讀讖 後漢桓譚傳云時帝信讖多故譚復

解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 魚書狐鳴 漢書

無法傳曰勝廣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

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

書又問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

興陳 雲集龍鬪 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拒

文學部 淵鑑頁九十一

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
 之際火為主以上北堂書鈔
 言解圖識王世充悅之乃上孔
 一竿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揚
 處羊後大夫推背圖元史世初
 當代隋之符推背圖五月括天
 乙雷公式七曜推背圖西太
 監曆有私習及藏匿者罪之
 水丑木為梁字及武帝兵至
 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
 子進桃李子唐書曰高祖將
 國梁上彥字文忻與失職忿
 遂相與謀反許推十彥為帝
 論常云姓是知金刀名是
 萬日劉氏應至為萬日天子
 十六年建邸直德建文初靖
 門見太宗廡蓋開門迎降已
 指揮張成官者吳智劉信等
 入于云我為皇十八子陰傳
 播惑眾微至京師廢為庶

人 名在識書 唐書傳曰張亮公孫常曰我兄十大人
 常德發其 身應圖識 歐陽脩言于上曰狄青本武人
 謀伏誅 其 身應圖識 或言其 黃旗紫蓋 吳志注江表
 甚或有火光而陛下未之聞也 黃旗紫蓋 傳曰初丹陽
 室有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
 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楊
 之君 白馬青絲 南史童謡曰侯景至朱雀航先是大同
 乎 白馬青絲 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淵陽
 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 白馬素羈
 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識 白馬素羈
 魏略曰令狐愚間楚王彪有智勇又有童謡曰白馬素
 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
 凌陰謀立楚王乃先 黃塵皂莢 南史曰梁末有童謡
 使人通意於王荅謝 黃塵皂莢 云可憐巴馬子一日
 行千里不見馬王荅謝 黃塵皂莢 云可憐巴馬子一日
 料理及僧辨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辨本乘巴馬以
 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而解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
 隋說者以為江東謂殺羊角為皂莢隋氏姓楊羊楊也

識

檢點作天子

宋史太祖紀曰周世宗嘗于文書囊中

永德為殿前都檢

負辰飛天曆

元史文宗紀曰司徒

點命太祖代之

有負辰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寔

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難

議之翰林諸臣議以為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

后鼎銘云上元降鑿方建隆基為元宗受命之符姚崇

表賀而宋儒司馬光斥其探偶合之文以為符瑞今弘

景之曲雖若偶合從其所合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

遂寢

民志事

號于新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圖讖之

方建隆基

見

作畿聖日

齊梁之季誌公有傷曰若問江南事有馮乘雞

登寶位跨犬出金陵說者西屬雞乘雞者陸難之上為

戊申太祖登極之年也即以其年幸汴

梁成屬犬又明年為庚戌是跨犬也

又建文時有謠云莫逐燕逐燕日高

飛高飛入帝畿以為燕王之讖也

乘雞登寶位

紀

符一

劉熙釋名曰符付也書所敕命於上付使傳行之也

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杜詩上疏曰兵者聖人所慎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餘徵

調竹使而已符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昭著國命斂持

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偽無由

知覺書奏從之

文心雕龍定勢篇曰符檄書移則權

式於明斷

潛確類書曰孚合曰符

符二

刻玉符

史記呂不韋傳曰華陽夫人承太子聞從容

言于楚頃於趙者經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中山往來都邑年已
 五六十年矣齊梁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好
 為識記所謂**青龍符**隋書文帝紀曰開皇七年四月
 誌公符是也**青龍符**於亥頌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
 史西方以驕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佩銅魚符
 五年五月丁未制京官五品已上方佩銅魚符
 又傳云樊子蓋為河南內史文帝命留守東都曰社稷
 大事終以委公凡可施行不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
 符以代銅獸比**木魚符**又文帝紀曰開皇九年閏月
 之蕭何寇恂云**木魚符**頌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雖一
 雄一十月頒木魚符**銀菟符**唐書高祖紀義寧二年
 於京官五品已上**銀菟符**四月停竹菟符班銀菟
 符武德元年九**授符召魚**神仙傳曰王子好學銀菟
 月改為銅虎符**授符召魚**震南郡人也少好學銀菟
 周幽王徵之不出每與弟子行各九泥為馬閉目
 乘之日行千里臨淵投符魚鱉之屬悉來上岸
 符致鳥數百歲有怪鳥止屋上為書符著鳥所鳴處至
 夕鳥伏符能致遠又曰李意期者本蜀人欲遠行速至者
 死符下

書符與之并丹書兩腋**符可愈目**宋史傳曰王仔昔
 下則千里皆不盡日至**符可愈目**致和中徽宗召見
 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早禱雨遣黃門持紙屬仔昔畫日
 忽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
 強之乃持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終軍棄符**漢書
 者用其說一沃即愈封通妙先生**終軍棄符**傳曰
 終軍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為銅虎竹使符終軍
 從濟南嘗詣博士出入關關吏與終軍繻軍棄繻而去
 後為使建節出關關吏識之**郭丹買符**太平御覽漢
 皆曰此乃前日棄繻生也**郭丹買符**記曰郭丹字
 少卿初之長安買符以入函谷關歎曰丹
 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矣後卒酬其志

淵鑑類函卷一百九十七

